

爸爸与诗文

赵燕曾

爸爸赵九章自幼酷爱中国古典文学，特别是诗词歌赋。他是一个心灵敏锐，十分重感情的人。但又喜爱科学，倾心物中之理。因此他能深刻领悟诗中之情、诗中之画和诗中哲理。诗文又最能抒发他的欣慰、忧伤、喜爱和眷恋之情。诗歌构成了他人生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

很早爸爸就教我读诗了。开始是断断续续，后来因为我无学可上，就系统地教唐诗三百首。我对诗的领悟，不仅来自爸爸的讲解，更来自他声情并茂的诵读，使我产生丰富的联想和感情的共鸣。

我很体会什么是“暮从碧山下，山月随人归”。在外婆家的山乡，此情此境，我见过很多。有一次甚至奇怪，怎么月亮会跟着我呢。我走她走，我跑她也跑！

“我歌月徘徊，我舞影凌乱。”我好像看见李白在花间月下，举着酒杯，且歌且舞。

我为韦应物诗中的杨氏女悲伤。我也为杜甫梦李白的三首诗感动。

杜甫想念李白说：“江南瘴疠地，逐客无消息。故人入我梦，明我长相忆。”“三夜频梦君，情亲见君意。”杜甫和李白的友情是多么深厚呢。

他痛惜李白：“冠盖满京华，斯人独憔悴。孰云网恢恢，将老身反累。千秋万岁名，寂寞身后事。”他对李白的遭遇是何等不平呢。

我小小年纪，读了不少杜甫的诗，能感受他那颗仁爱的心。日后，听人扬李批杜，说他们在政治上有本质的不同，觉得那纯属一派胡言，荒谬之极。

我七岁那年，日本飞机开始对昆明狂轰乱炸。有一度我们天天逃警

报,要走很长的路,躲到山里。最后,父母决定搬到乡下去了,一住就是三年。在那里我上了小学,从三年级读起。爸爸倒要进城教课,一星期只能回来两次。于是,爸爸不再继续系统教唐诗三百首了。八岁后,爸爸手中多了一部《昭明文选》。他又让我对汉魏晋优美的赋和散文开了眼。他讲了江文通的《别赋》,李密《陈情表》,李陵《答苏武书》……他还不时地吟咏一些诗文:

“知音者少。叹乾坤许大,者生何处?”

“将军一去,大树飘零。壮士不还,寒风萧瑟。”

.....

不知什么时候起,爸爸把我当作他的小听众了。在昆明的最后一年,他常常充满激情地读几首南宋的词。

“客馆夜惊尘土梦,宫车晓碾关山月。你看,这个‘碾’字用得多么好啊!”

“试问琵琶,胡沙外、怎生风色!……听行宫,半夜雨淋铃,声声歇。”

“从今后,梦魂千里,夜夜岳阳楼!”

在爸爸诵读的时候,感慨赞叹之情,溢于言表。虽然他没有讲解,也没有一本书让我看到这些词的全文,不能全部背诵,也不清楚作者(只记得爸爸说过一位王夫人)。但有些部分,只要他说上句,我就可以应声说出下句。爸爸很高兴。

直到最近,我去搜寻这三篇宋词,才知道“宫车晓碾关山月”的作者是王夫人(王清惠)。她是宋度宗宫中昭仪,在被掳途中的驿馆墙上写下这首“满江红”。“试问琵琶,胡沙外、怎生风色?”原来是文天祥之作,是他以王夫人

口气写的另一首“满江红”，与之相和，所有押韵之字完全相同。“夜夜岳阳楼”的作者是徐夫人（徐君宝妻）。她从岳阳被掳到杭州，在敌将威逼之下，在墙上写下这首词后，投水自尽。这几首南宋末年的词，充满亡国之痛，离散之恨，有血有泪，如泣如诉。现在我才理解，爸爸当初为什么反复诵读这些宋词。那时，国难当头，日本侵占了中国半壁江山，烽烟遍地，生灵涂炭。西南联大也是由迁到昆明的清华、北大、南开暂时联合而成的。爸爸对“国破山河在”的现状，必是满腔悲愤。

每逢看到熟悉的诗词时，心里响起的不是普通话，而是爸爸的浙江吴兴话。爸爸教我们唐诗宋词和古文时，用的都是浙江话。用江浙话读诗词，有特别的音韵感，尤其是用入声押韵的诗词，每句最后的一个字是短促的入声，迸然而出，戛然而止。无论是喜怒哀乐，都格外传情。爸爸自己吟诗时，还有调子，像是唱一首节拍自由的歌，尤其适合七言绝句。1957年国际地球物理年时他率代表团去日本开会。一次日本主席请每国代表团团长唱歌。爸爸就用他的调子唱了张继的“枫桥夜泊”：

$$\begin{array}{l}
 \underline{3} \underline{5} \underline{3} \overset{\hat{3}}{1} \cdot \mid \underline{2} \underline{3} \underline{5} - \mid \underline{6} \underline{5} \underline{3} \overset{\hat{3}}{1} \underline{3} \mid \underline{2} \overset{\hat{2}}{6} \cdot \underline{5} \overset{\hat{5}}{5} \mid \\
 \text{月 落 乌 啼 霜 满 天 江 枫 渔 火 对 愁 眠} \\
 \\
 \underline{1} \underline{1} \underline{3} \underline{5} \cdot \mid \underline{6} \underline{6} \underline{5} \overset{\hat{6}}{6} \mid \underline{6} \underline{1} \underline{2} \underline{2} \underline{1} \mid \overset{\hat{6}}{5} - \underline{5} \mid \underline{5} \underline{0} \underline{0} \parallel \\
 \text{姑 苏 城 外 寒 山 寺 夜 半 钟 声 到 客 船}
 \end{array}$$

这首诗在日本几乎家喻户晓，日本人当然很懂他唱甚么，但苏联人不懂，他们说：“啊，你唱歌唱得很好哇！”

现在追想，爸爸唱这首诗，可能还有另一层意思。他曾说，日本人占领苏州之后，掠去了寒山寺的钟，并在东京电台上播放这著名的钟声，以炫耀他们的“胜利”。爸爸1947年从美国回来途中在日本作短期逗留。他去过京都。他说，那里的建筑风格完全仿照唐代都城长安。爸爸对日本的心情真是错综复杂。

写到这里，不禁想到“文革”刚结束时上演的一部日本电影《追捕》。电影的最后场景是在昭仓议员家里。虽然当时情节极为紧张，我却突然被一

个细节吸引住了：这家有一整面墙上写着一首长诗，是张若虚的“春江花月夜”！龙飞凤舞的草书，碗口大的字。我心里为之一震。看完电影，这画面在心中萦绕，挥之不去。哦，我的祖国，你文化遗产中的精华，在本土上被烧成灰烬，被撕成碎片，却留在异国的墙上。“文革”中长大的一代人，那时有几个还知道“春江花月夜”呢？

这首诗以“春江潮水连海平，海上明月共潮生。滟滟随波千万里，何处春江无月明？”这样恢宏壮丽的画面开始，从春江上的皎皎明月，春江环绕的芳甸，写到月下如霰的花林。然后诗人似乎超越了时空，体会到了宇宙之情，思想世界的起源。他向苍天问道：“江畔何人初见月，江月何年初照人？人生代代无穷已，江月年年望相似。不知江月待何人，但见长江送流水。”

爸爸极爱“春江花月夜”，不知多少次我们看见他在条幅上书写这首诗，送给朋友。但是在“文革”中，爸爸的字大多被毁，幸存下来的很少。“文革”后，我惊异地发现，楼下李善邦伯伯家里，一进门就挂着爸爸写的“春江花月夜”。这是他生前所写的类似条幅中最好的一张。笔触流畅而潇洒，优美而有奔腾之感。李伯伯是怎样把它收藏起来的呢？“文革”中他自己也遭难，抄家是不可避免的。那时他怎有这胆量，留下爸爸的字呢？看到这条幅时，李伯伯已不在人世。这问题可能没有答案了，但我感谢上苍，也感谢李伯伯让爸爸这幅字还留在人间。